

CAMBRIDGE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 理解马克思

Making Sense of Marx

[美] 乔恩·埃尔斯特 (Jon Elster) / 著  
何怀远 等 / 译  
曲跃厚 /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 理解马克思

Making Sense of Marx

〔美〕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著

何怀远 等／译

曲跃厚／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解马克思 / (美) 乔恩·埃尔斯特著；何怀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ISBN 978-7-300-23415-1

I. ①理… II. ①乔… ②何…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401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 理解马克思

[美] 乔恩·埃尔斯特 (Jon Elster) 著

何怀远 等 译

曲跃厚 校

Lijie Makesi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    政    编    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34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77 000	定    价	9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顾问 徐崇温 贾高建 顾海良 李景源 陈学明  
欧阳康 高宣扬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编 杨金海  
副主编 贺耀敏 冯雷 鲁路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曹荣湘 成 龙 段忠桥 韩立新  
黄晓武 江 洋 靳书君 孔明安 李百玲  
李惠斌 李 玲 李义天 李永杰 梁树发  
林进平 刘仁胜 刘元琪 陆 俊 鲁克俭  
聂锦芳 万资姿 王凤才 王虎学 王 杰  
王治河 魏小萍 徐俊忠 杨学功 姚 颖  
于向东 臧峰宇 曾枝盛 张 亮 张廷国  
张 彤 郑吉伟 郑天喆 郑一明 周文华

# 总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 20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 世纪末，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 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的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 前言和致谢

本书的写作历经时日，其中某些内容可能值得在此重新阐述。我在 1968 年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当时，我来到巴黎师从让·希波利特（Jean Hippolyte）。他早先曾对我撰写（关于黑格尔的）博士论文给予帮助，但他却在我拜见他的前一周去世了。那时，尽管我是一个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接受国家基金会资助的外国留学生，但我在那些为该校奠定了基调的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并没有一种家园感。相反，由于加斯顿·费萨德（Gaston Fessard）的介绍，我转向了同意担任我的论文导师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这三年中，我经常参加他组织的研讨班（seminar），并受到了很大启迪。在我到达学校时，我并不知道有历史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感谢阿隆和他的研讨班的其他一些成员，尤其是科斯塔斯·帕帕约阿努（Kostas Papaioannou），使我学会了在一种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和历史问题的关系中来考察马克思。与此同时，我还在随之而来的“资本论战”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我为马克思的理论的这些严格的阐述而振奋，因而当其主要的用法被严格地用来证明它错了的时候又有点沮丧。

我在 1971 年完成了我的论文。虽然我找到了一个出版商，但当我发现我写的这种书不可能公开出版时便停止了这种努力。现在这本书的重点放在了理性选择理论、微观基础和解释哲学上。在当时的法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我的方法论承诺（commitments）自然会使读者将我置于政治权利之上。于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政治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便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因此，我不可能寄希望于一个有趣的马克思主义的读者。至于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可能会发现我的观点中对他们来说过多地残留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离开了马克思，继而从事其他一些大多与我以前的工作完全无关的研究。随后十多年里，我完成了本书中被广泛引用的五部著作。《莱布尼茨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Leibniz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capitaliste*）

*mation de l'Esprit Capitaliste*, 1975) 是历史社会学中的一项研究，它试图根据当时正在进行的欧洲经济的变革来理解这位饱学之士的各种先见。《逻辑与社会》(Logic and Society, 1978) 把模态逻辑运用于社会学理论和问题，这有助于我在其他事物中抓住“社会矛盾”这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尤利西斯与塞壬》(Ulysses and the Sirens, 1979) 和《酸葡萄》(Sour Grapes, 1983) 研究的是理性和非理性，主要的重点放在了偏好 (preference) 的形成和性格计划 (character planning) 的范围与限制上。《解释的技术变革》(Explaining Technical Change, 1983) 是对解释哲学中的某些主题的一种揭示，包括对创新问题的一个个案研究。当我最终又回到马克思时，我发现，我极大地受益于这一时期的研究。不论现在这本书的优劣如何，它也有着比 13 年前的那个版本更好的基础。

我之所以回到马克思，是因为我开始意识到知识氛围正在发生变化。首先，G. A. 柯亨 (Cohen) 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的出版是一个意外 (revelation)，它突然改变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必需的严谨和清晰的标准。我还发现，不同国家的同人们也在从事类似的工作。我们在 1979 年成立了一个小组并进行了会晤，以后每年会晤一次。这个小组中的历次讨论（包括对本书草稿的广泛评论）对本书的完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约翰·罗默 (John Roemer) 的贡献——这种贡献现在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关于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中得到了深刻阐述——更是至关重要。这些讨论的一个有趣的结果是，我们觉得能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那种意义近年来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我并不认为我自己能对他人说些什么，除非是说可能并不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它在这些会议上并没有成为不断批判的对象）。但某种未曾表明的共识已经出现了，尽管我感到现在既不能诉诸它也不能解释它，或许，这种共识将明确地显现在本书忝列其中的该套丛书的其他著作中。

我希望感谢诸多给予我各种资助的机构和个人。1968 年到 1971 年，挪威人道主义研究会对我的马克思研究给予了慷慨资助；随后，从 1979 年到 1982 年又再次予以资助。在关键的 1982 年，奥斯陆大学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All Soul's College) 激动人心的氛围中度过了一个假期。巴黎的人类科学院以多种方式（尤其是通过支持上述研究小组的会议）帮助过我。我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学生，我曾三次讲授本书的素材，他们尖锐的质疑迫使我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供了一贯的帮助、耐心和鼓励。出于纯粹的友谊，斯蒂芬·霍尔迈斯

(Stephen Holmes) 先生非常仔细地阅读了全部手稿并删去了不当的格式。

柯亨先生阅读了所有章节的草稿，并做了详细评论（这对本书的全面修改是非常必要的）。我也通过和他的讨论学到了更多难以言表的东西，因为我确信，有许多我以为是我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来源于他。还有约翰·罗默，他的评论、他自己的著作和他在讨论中的贡献，也给了我诸多启发。他们的智力之谊乃是无价之宝。阿瑟·斯丁康姆（Arthur Stinchcombe）也阅读了全部手稿，并提供了一剂社会学怀疑主义的良方。普拉纳·巴汉（Pranab Barhan）、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伯纳德·查文斯（Bernard Chavance）、安纳德·海兰（Aanund Hylland）、利夫·约翰逊（Leif Johansen）、萨基·科尔姆（Serge Kolm）、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克劳斯·奥夫（Clause Offe）、冈纳·奥培德（Gunnar Opeide）、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朗恩·斯莱格塔斯基（Rune Slagsstad）、伊恩·斯蒂德曼（Ian Steedman）、罗伯特·范·德·维恩（Robert van der Veen）、菲利普·范·帕里杰斯（Philippe van Parijs）、迈克尔·沃勒斯坦（Michael Wallerstein）和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阅读了个别章节。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阅读本书时都发现了早期版本第4章中的一个错误——当时，我没有把瓦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当作一个篮球运动员。当然，张伯伦是一个打篮球的。他们还帮助我避免了许多更大的舛误。我谨对所有那些参与了这项几乎可以说是一项集体工作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尽管他们对尚存的某些错误承担了某种责任，但我必须对此承担几乎全部的责任。

乔恩·埃尔斯特

1984年1月于奥斯陆

# 目 录

## 导 论

第 1 章 解释和辩证法 .....	4
1.1 方法论个人主义 .....	5
1.2 意向性解释 .....	8
1.3 两种不同的因果分析 .....	16
1.4 马克思当中的功能性解释 .....	24
1.5 辩证法 .....	31

## 第一部分 哲学和经济学

第 2 章 哲学人类学 .....	53
2.1 人和自然 .....	54
2.2 人性 .....	60
2.3 社会关系 .....	87
2.4 历史哲学 .....	101
第 3 章 经济学 .....	121
3.1 方法论 .....	122
3.2 劳动价值论 .....	128
3.3 积累和技术变化 .....	139
3.4 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 .....	149
第 4 章 剥削、自由和正义 .....	166
4.1 剥削的本质和原因 .....	166

4.2 自由、强制和被迫 .....	199
4.3 剥削是非正义的吗？ .....	210

## 第二部分 历史理论

第 5 章 生产方式 .....	238
5.1 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 .....	239
5.2 历史的生产方式 .....	262
5.3 马克思的历史分期 .....	287
第 6 章 阶级 .....	310
6.1 定义阶级 .....	311
6.2 阶级意识 .....	330
6.3 阶级斗争 .....	351
第 7 章 政治和国家 .....	385
7.1 国家的性质及其解释 .....	385
7.2 革命理论 .....	411
7.3 共产主义 .....	426
第 8 章 意识形态 .....	444
8.1 问题的提出 .....	446
8.2 机制 .....	457
8.3 应用 .....	473

## 结 论

第 9 章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 .....	497
9.1 资本主义 .....	497
9.2 共产主义 .....	504
9.3 革命 .....	509
参考文献 .....	513
译后记 .....	528

# 导 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卡尔·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